

虚

心佛

□郑自松

南昆山深处有一村子,人口不多,同为郑姓,据传是郑燮后裔。清咸丰六年,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扬州后,郑家人为躲避战乱迁徙至此。村口槽门两侧书一对联:“出人为君子所履,往来有郑公之风。”两百多年来,村民都以此联为傲。至清朝末年,村中贤士为纪念先人郑燮,在后山脚下建造“克柔祠”,门口亦书一联:“虚心竹有低头叶,傲骨梅无仰面花。”

村子四周翠竹成林,微风吹来,修竹随风摇曳,碧波翻腾。因这漫山遍野的楠竹,村子里涌现出了许多篾匠,编织织筐,各有绝招。近年来南昆山搞旅游开发,进山的游客日益增多,竹编工艺品备受游客青睐。于是,村里的篾匠们,从整齐的编织家什,拓展到竹编工艺。

这些竹编艺人中,有位年过花甲的老人,堪称顶尖高手,这是大家公认的。由于他手艺超常,大家都称他“篾仙”。

早上起来,郑篾仙端着棕黑色紫砂茶壶,哼着越曲儿,踱步出门。徒弟早已将庭院打扫干净,数段裁截好的竹子,整齐地摆放在木凳上。郑篾仙把茶壶

交给徒弟,轻咳一声,将胸内浊气呼出,然后说:“要编好工艺品,首先得有过破篾关。编之前的工序,更能考验手艺人的功底,正所谓‘编易做,篾难破’。”

郑篾仙边说边操刀破竹。只见他先用篾刀将竹节的凸起绕刮一圈,削去节环,然后刀口对准竹子圆心,刀勾向下拉,竹子裂开,双手握着篾刀两头,顺着裂口往下发力,随着噼啪啪啪的声响,竹子节节爆开,正所谓势如破竹。接着把一分为二的两块竹片,用篾刀多次等分;同样,横着一分二,二分四,四分八。分片时,他将一条竹片用嘴咬住,另一片用持篾刀的手指按着,就那么一撕一拉,竹片即成竹丝。他流水般顺畅的破篾动作,令旁观者肃然起敬。

让人更为惊叹的,要数他的编织技能。他的编织速度快得惊人,往往嘴里叼着的烟头还没燃完,手中的作品便已完工。其竹编以精细见长,脉络清晰,极具线条美感。

今天郑篾仙做的是一只花篮。他将数十条篾片分成两股,有序地一上一下编出篮底,

然后用硬竹片固定,形成一根根上斜的竹条,再交叉别进横竖条。编织篮身时,只见他双手上下飞舞,直看得人眼花缭乱,不过一袋烟工夫,一个精巧的花篮便已完工。一旁的徒弟和围观者赞不绝口。

听到有人夸奖,郑篾仙擦擦胡子拉碴的嘴,呵呵笑道:“过奖过奖,雕虫小技而已。”脸上却是止不住的自豪和神气。他取下夹在耳朵上的铅笔,在篾器上绘出一幅图案后,交给徒弟描色。

经过徒弟的精心描绘,一个活灵活现的图案便生动呈现。郑篾仙绘图从来不用依帖临摹,全凭自己想象,这也是他的一大绝技。图案大多以龙凤为主题,或以锦鸡牡丹、红鲤荷花、喜鹊腊梅等为内容,既好看又喜庆。

转眼到了国庆长假,南昆山景区举办旅游节,其中一项活动是竹编对抗赛。郑篾仙深孚众望,代表全村手艺人参加比赛。

那天景区内的广场上人山人海,村里老少都去了现场,想一睹这场别开生面的赛事。

与郑篾仙比试的,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,来自竹编之乡浙江某镇。此人神情自若,不疾不徐。

比赛刚刚开始,郑篾仙熟练流畅的破篾动作,便赢得了观众的交口称誉,连那金发碧眼的老外,都翘指赞扬。观赛者大多向郑篾仙围拢过来,舞台上呈现出一冷一热的场面。

此时,郑篾仙感觉自己是一名杂耍艺人,正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,用高超的技能摘取观众的心,这种满满的自信,催发他快捷的双手更加迅疾。

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,一直在拍摄郑篾仙的特写镜头,比赛盛况将向全市观众展播,精彩自然不容错过。此时,郑篾仙已破好篾片,工序完成了一半,他边编织边看了看旁边的竞技者。

那人也已破好篾片,但他并不马上编织,而是先将篾片分成五股,分别染上五种颜色,编织时根据需要抽取不同颜色的竹篾。这种先上色再编织的方式,其难度简直让人不敢想象,需要心里装着千万条彩色竹篾才行,只要有一根竹篾错乱,全

工皆废。

未几,竞争对手一只小招财瓶编好,但见花鸟图案纹丝不乱,清晰可辨,色彩尤为明朗。

郑篾仙望着手里还没来得及绘图上色的半成品,顿感羞愧不已。他觉得自己没必要继续做下去了,于是将竹编交给组织者。

组织者一脸惊愕,还没反应过来,旁边的竞争对手拿起话筒,对着摄像机镜头说:“郑师傅的编织速度比我快,而且他的作品保持了竹子的原生色,现在人们追求环保,我这上色的竹艺就如在画蛇添足。郑师傅是当之无愧的优胜者。”

郑篾仙向竞争对手抱拳致意:“师傅手艺高超,郑某甘拜下风!”说完转身便走。

郑篾仙回到家里,闭门不出。三天后,有人见他虔诚地将一尊竹雕像送入克柔祠内,这雕像不是如来,也不是观音,更不是弥勒。众人看不出缘由,问他。郑篾仙说:“虚心佛。”

大家反复端详,觉得摆放在克柔祠里的虚心佛,竟是如此面熟,越看越像一个人。

晚上有安排吗

□吕宁

张山酒量小,面情软,容易喝醉。所以有人叫喝酒时,张山经常编一个借口给推辞了。

但有的酒局却不好推辞。

那天下午,周局长突然问张山,小张,晚上有安排吗?张山说,没有。周局长说,这样,晚上你跟我去喝个酒。周局长叫喝酒,算是天大的面子,张山自然不会不识抬举,何况周局长接着还问了一句,你主持工作多久了?张山心里动了一下,说,快半年了。周局长哦了一声,没再说什么。但张山却不由得浮想联翩,期待晚上的酒局快点到来。

酒店很一般,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么高档豪华,却极雅致。酒桌上其他几个,张山都认识。不对,应该是张山认识他们,他们是否知道张山是谁,不敢肯定。不过这没关系,周局长挨个作了介绍。

酒喝得很随性,一个个酒量都挺好。张山是不行的,又不会挡酒,已做好了牺牲性的准备。没想到周局长却出面替张山挡,你们就别为难小张了,他面情软,酒量又小,这么喝他不可行。

有周局长说话,这餐酒张山就喝得轻松了,不过是礼尚往来地意思一下。但喝着喝着,张山便有些迷糊了,不是因为酒的缘故,而是隐约感觉,看起来像是纯粹私人性质的酒局,不明白以他的身份,怎么也有幸位列其中。

想不明白,张山也就不去想,只大口吃菜,小口抿酒。

酒至中局,推门进来一个胖子,进来就大声嚷嚷,老周,不够意思啊,叫你喝酒你说没空,却跑来这醉生梦死。胖子嘴里的老周,叫得是周局长,光凭这,说明两人关系不一般。周局长笑哈哈地站起身来,说,早就约好了的。然后周局长拍着胖子的肩膀跟大家说,给大家介绍一下,这位是费总,大老板。至于是做什么的大老板,周局长没说。

费总既然过来了,按酒局上的规矩,自然是要敬酒的。于是费总敬一个,周局长就给介绍一个。费总兴许酒量也是一般,每个都只意思一下,例行公事一般。让张山没想到的是,当费总敬到他时,周局长竟然走过来,跟费总说,你别看张科长年轻,他可是我们局的中层骨干,你可得好好敬一下,例行公事一般。让张山没想到的是,在与张山即将擦肩而过时,周局长突然停下了脚步,对张山说,小张,晚上有安排吗?张山说,没有。晚上去我家,陪我喝两杯。周局长说。

少,我干了,张科长随意。费总干了一杯,害得张山也跟着干了一杯。

费总敬了张山之后,

跟大家拱手,就走了。

就这么一次有些奇怪而又简单的酒局,过后也没发生什么,就算在局里或其他什么地方,张山跟周局长偶遇,周局长依旧和蔼可亲地笑着点点头,并不多说一句话。这让张山多少有些失落。

过了半个月或者二十天样,手头上一项审核工作,得张山签字提交研究。事比较大,也敏感,所以张山审核得极认真。这一认真,便发现了问题,字便签不下去了,材料打了回去。也就是当天下午,这家公司的老总来了,张山一眼就认了出来,豁然就是之前在酒局上见过的费总。

这时,张山依稀记得,那天的酒局,兴许没那么简单。

这天夜里,张山整夜没合眼。张山想了很多,思想斗争很激烈,一直到天亮时,才迷迷糊糊合了会眼。

一上班,张山就去找周局长汇报。周局长显然也是知道些什么,因为周局长阴着脸,低头看一份文件,看都不看张山一眼。等张山汇报结束,周局长才缓缓抬起头,盯着张山问,你的意见呢?这会儿张山已没有丝毫犹疑,口气坚决地回答道,这事太大,我不能签字提交研究。周局长沉默了三五秒,淡然地说,行,这事,你做得当。说完,周局长不再管理张山,端起茶杯,细细吹着漂浮的茶叶。

离开周局长办公室时,张山的心情有些沉重。

费总的事,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,甚至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但对张山而言,影响还是明显的。因为在不久后的局机关人事调配中,几个主持工作的副科长都扶了正,其中没有张山。这是意料之中的事,好在局里并没有派人过来,科里的工作依旧由张山主持。这是张山没想到的。

大约半年样,没丝毫不预兆,费总突然就出事了,牵涉到好些人,其中一个比周局长还要大。

听到这消息,张山木然,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

也就在这天下午,张山在局里遇到了周局长。看得出来,周局长心情极好,和蔼可亲的笑容又浮现在了脸上。在与张山即将擦肩而过时,周局长突然停下了脚步,对张山说,小张,晚上有安排吗?

张山说,没有。晚上去我家,陪我喝两杯。周局长说。

蛇王之死

□海华

远近闻名的蛇王祁奇去世快一年了,可一提起他,镇上好人依然活灵活现地诉说着他的一些传奇故事。

祁奇出生在虎崖村,父亲是个捕蛇者,人称蛇王。某天中午,父亲蹲在门前,把刚捕捉回来的几条蛇,从竹篓里抓出来装进布袋子。刚学会走路的小祁奇叭嗒叭嗒地蹭前几步,伸出小手向一条蛇摸去,不料被蛇咬了一口。小祁奇没有哭,“噢”了一声,又伸手去抓那条蛇。幸好,那是条无毒蛇,小祁奇的小手上只留下个小伤口。这事很快传遍了全村,村里一位古稀老人说,哈,这娃来日准是又一条蛇王。

那年的清明节下午,16岁的祁奇赶着一群鸭子去田野觅食,四月的田野处处春意盎然,一片生机,数十只鸭子欢快地在刚耙过的水田里和田埂边、野草中觅食着,突然,“嘎嘎嘎”,一阵鸭的狂叫声响,在野草丛中觅食的几只鸭子腾空而起,随即四散奔逃……

站在几步开外的祁奇,手握着竹竿,心急火燎地赶过去猛一瞅,不好!原来鸭子把正在交配的两条眼镜王蛇惊动了。转瞬间,被惹恼了两条眼镜王蛇似不太情愿地挪开身躯,高高昂起扁平的头,一前一后,“呼呼”有声地向祁奇猛扑过来……祁奇不禁暗暗叫苦,他听父亲说过,被坏了好事的毒蛇是最凶猛的,此刻田野里别无他人,自个面对如此凶猛的两条眼镜王蛇,万不可硬拼。祁奇一边紧握竹竿,顺着田埂迅速转身狂奔,一边急速地思考着对策。少顷,祁奇猛然看见田埂不远处拐角,有一个一米多高的小陡坡,心中顿时有主意。他猛跑十几步,跨过小陡坡,飞快地转过身来。这时,紧追而来的前面那条眼镜王蛇,也已越过了小陡坡。说时迟,那时快,祁奇沉着地



秋果

□汤青 摄

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高举起竹竿,瞄准毒蛇约七寸处猛击……刚喘了一口气,后面那条眼镜王蛇又尾追而至,祁奇再次举起竹竿……

几分钟后,后面那条眼镜王蛇也瘫倒在地……祁奇终于长舒了一口气,好险!

这事传开后,四乡八里以至镇上不少人,都竖起大拇指:真是后生可畏,虎崖村又出了个蛇王。

一晃,几个寒暑过去,高落榜回家务农的祁奇,每逢农闲,便跟随父亲出门。此后,四乡八里的山林之中,常见这两代蛇王的身影。或许是时运不济,那年冬的一天上午,父子俩去数十里外的一个深山捕蛇,出门时竟然忘带了祖传的解蛇毒的药丸,在捕捉被烟火熏得破洞而出的一条银环蛇时,父亲不慎被蛇咬伤,因路途遥远,祁奇好不容易把父亲背回家,刚拿到解药,父亲已停止了呼吸。临咽气前,父亲用微弱的声音说,奇儿呀,老爸一生捕蛇无数,不管有毒无毒,皆有灵性,今日没准是报应了,往后你别再捕蛇了。祁奇眨了眨红肿的双眼,点了点头。

然而没多久,不知是出于报复心理,还是受镇上一些饭店把蛇作为招牌菜、生意挺火的诱惑,在搞房地产的表叔资助下,祁奇与附近某养殖场有约,在镇上办起了第一条蛇餐馆,焖、蒸、炒、炖,蛇羹、蛇汤、蛇饭、蛇粥……一应俱全,不到半年,生意风生水起,这些美味蛇肴,也成为他自个的家常菜。特别是他创制的用蛇、鸡、猪配上几味中药,慢炖而成的“龙凤虎汤”,因盛传具有滋阴祛湿功能,对治疗风湿病颇有效而声名远播。尽管一顿下来数千乃至上万元,镇内、县上甚至市里、省城仍常有人提前打电话订餐,一到节假日,蛇餐馆里座无虚席。俗话说,“秋风起,三蛇肥”,每年入秋,蛇

餐馆更是门庭若市,门前门后停满各类小车、豪车……

不久后的一天中午,有人看见,蛇餐馆突然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的道士,他双眉紧锁,细观祁奇动作潇洒地接连宰杀三条眼镜王蛇后,双手合十,口中念念有词:世间事皆有因果,生灵不可杀也,贪食之欲恶之源,罪过,罪过……说完,一转身扬长而去。事后虽无人去探究真假,却一时成为全镇不少人茶余饭后的笑谈。老岳父闻讯,再次苦口婆心劝说祁奇收手。祁奇笑了笑,天塌不下来,那是红眼病患者编造的谎言。

打那以后,蛇餐馆的生意更加红火,祁奇的蛇王之名叫得更响。几年后,祁奇在镇上建起了一栋小洋楼。

这些年来,由于祁奇蛇餐馆以经营蛇为主,有些蛇属保护动物,镇里和县上不时有人上门检查,但不知咋的,每次检查过后,蛇餐馆都照开不误。有人戏谑地说,应该给蛇王再加个字,叫蛇王牛。

奇怪的是,就在祁奇刚满40岁那年清明节,蛇餐馆突然关了门。人们一打听,祁奇病倒了。再细问,祁奇得了一种怪病:脸部及身体皮肤呈紫黑色,蛇皮似的鳞片长满全身,又痛又痒。昼茶饭不思,夜睡不着觉,一躺在床上,手脚卷成一团,两手不停地抓挠,还像蛇一样直打转……有人说,或许是从蛇身上染了什么病毒。

消息传开,在市中心医院当主治医生的舅公急火四地赶回来,“望,闻,问,切”,折腾了半个多钟,傻眼了:见千见万,没见过这么怪症。

翌日一早,舅公和家人把祁奇送往省城某大医院,专家会诊了大半天,断为极罕见的近乎绝症的皮肤病。下午,只好把祁奇送回家,扶到床上躺下后,祁奇的手和脚又卷成一团……

李小龙大哥

□王世虎

其实他不叫“李小龙”,而和我一样,姓王,叫王小龙。

小时候,我们是非常要好的小伙伴。那时,村里刚接通闭路电视,家家户户都躲在房间看。周末播放了一部叫《精武门》的功夫电影,立即成为全村老少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,他也被男主角的高超武艺深深吸引,当得知这个人就是享誉国际的功夫巨星李小龙时,他便信誓旦旦地向我们宣布道:“从今以后,我就正式更名叫‘李小龙’了!”

我笑他:“李小龙?人家李小龙一个人能打倒十人,你可以吗?你连我都打不过呢!”我说是实话,那时的我长得很敦实,而他则高高瘦瘦。两家父亲闲暇时,便喜欢挑唆我俩摔跤,每次他都被我摔倒。他反驳道:“那是以前,一个月后,我将改变这个结果!”我说:“好!如果到时你真能把我打倒,我便叫你一声大哥!”

一个月后的结果令我大跌眼镜!只三个回合,他便把我摔倒了,没想到他的力气如此突飞猛进。见我一脸的疑惑,他得意道:“想知道原因吗?”说完,把我拉到他家后院,一个约50斤的大沙袋正挂在那里!我这才恍然大悟:原来,他这段时间一直忍辱负重勤加苦练呢。“怎么样?这回服气了吗?”他说。我恭敬地抱拳道:“李小龙大哥,请受我一拜!”

从此,我便跟着李小龙大哥了。那时,只要有本村的小孩受到了外村人的欺负,都会请他去“伸张正义”,他俨然一个大侠般出手相助,直到对方道歉求饶为止。渐渐地,方圆十里的村子中,许多孩子只要一听到李小龙大哥的名号,便吓得落荒而逃。而本村的孩子则纷纷来拜他为师,学习武艺。李小龙大哥给我们起了个“龙武门”的门派名,拍着胸膛说:“以后,你们就跟着我一起行侠仗义,浪迹江湖吧!”

那是我儿时最幸福和快乐的时光了!我们在李小龙大哥的带领下,每天天不亮便起床习武,锻炼身体,然后走村串户,除暴安良。自此,村里再也没有小孩打架斗殴的事发生了!李小龙大哥也没亏待我,提拔我为“二当家”,位居他一人之下。

可天有不测风云。那年冬天,李小龙大哥去隔壁村替一个受欺的兄弟讨公道时,不小心把对方的腿打骨折了。那家父母气愤不已,不仅追到他家,

还惊动了派出所,最终,交了一大笔钱才息事宁人。事后,他父亲把他吊在门前的槐树上,用皮带狠狠抽打他。我们一众小兄弟站在旁边,看得心惊胆颤。

这件事,对李小龙大哥的内心造成了很大创伤。第二天,他便当众解散了“龙武门”。大家都伤心地哭了。我说:“大哥,咱们不是说好要一起浪迹江湖行侠仗义吗?”他忍住泪水说道:“兄弟,我没忘记。但我一个人闯了祸,不能让你们跟着受牵连。以后,都好自为之吧!”

从此,李小龙大哥猛然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开始按部就班地上课、回家、劳动、吃饭,仿佛曾经的一切都未曾发生过,仿佛那些过往岁月只是一场梦而已!

可他天生不是一块学习的材料,无论如何勤奋刻苦,成绩总是很糟糕。以前被他教训过的孩子讥讽他,他也只是淡淡一笑,置之不理。好几次,我想帮他出气,却被他拦住了。初中毕业后,他没考上高中,在家休息一年后,便报名参了军。从此,我们便再没见过他,也鲜有他的消息,只是偶尔从他家人口中得知,他在部队表现很优秀,受到表彰,还保送军校了。

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李小龙大哥,是在殡仪馆里。

这时,在部队服役八年的他已升为连长。当兵这些年,他一直刻苦训练,冲锋在前,立功无数,却未曾回家,这次部队特意批准他春节回家探亲。哪知,他刚出火车站,便遇上几个歹徒抢劫妇女,他想都没想就冲了上去,飞身踢倒三个歹徒,正当他把皮包从歹徒的手中抢过来准备还给中年妇女时,冷不防地,原本跑掉的第四个歹徒又折返回来,凶狠地把刀插进了他的腹部……

曾经的“龙武门”兄弟都去殡仪馆看望了他,躺在那里的他一身军装,依旧英姿飒爽,一脸正义。我们像小时候一样,恭敬地给他敬了三炷香,齐声说:“大哥,你永远都是我们的李小龙大哥!”

那天晚上的电视新闻,重点报道了这一见义勇为的社会事件。至今,我都清晰地记得记者的一段话:“据现场的群众说,这名解放军战士看见有人光天化日抢劫,英勇地冲上前飞身踢倒三名歹徒,那招式,就跟功夫巨星李小龙一模一样……”

我的眼睛湿润了:大哥,您终究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!

你笑起来真好看

□刘诗良

魏何是个心理学副教授,有点帅气,有点痞气,还有点才气,典型的文艺中年大叔。这段时间,他喜欢上了一首歌,到哪儿都不由自主地哼两句;更喜欢这首歌名——《你笑起来真好看》,他准备拿这句话作口头禅,做点心理学研究。

周五中午下班回家,钥匙转开大门,餐厅里早回一步的爱人正端菜上桌,四目相对,她莞尔一笑,魏何捕捉到了,脱口而出:“你笑起来真好看。”爱人表情一僵,不笑了,问:“我不笑的时候不好看吗?!”“好看!好看!我媳妇是班花,怎么会不好看呢!”一句话差点引来一番唇枪舌剑,魏何惊出半脸冷汗。

午休后送胖子小上幼儿园,胖子小扭头一笑,就要进校门,魏何想都没想就来一句:“你笑起来真好看!”胖子小听了冲着 he 折回来,小嘴巴攀上 he 耳朵,一个小秘密传过来:“我同桌小雪笑起来才真好看,她一对小酒窝露出来,可有趣了!”耳语完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。

小办公室就他和白雪两人隔着电脑面对面办公,白雪是个开心果,整天脸上晴多云少。下午上班,偶尔抬头,与一脸笑意的白雪目光相接, he 顺口一句:“你笑起来真好看!”白雪耿耿左右和身后,两眼又定定看他一会儿,让他感觉似乎那眼神

里面多了好些内容。

他站起身去和郑副校长汇报工作,郑校长正面带着风挂上一通电话。他适吋递上一句:“郑校长,你笑起来真好看!”郑校长脸色却一下阴了下来。

下班在楼梯里,碰巧就他和一陌生白领女子同行,女子明眸皓齿,身材妖娆,一袭白裙,像一朵开在楼梯里的白莲花。看着她含笑的样子,他鬼使神差来一句:“你笑起来真好看!”那女子愣了一下,不自觉地抱了抱双臂,紧走两步,齿缝里冷冰冰挤出三个字:“神经病!”

周六魏何开车带着一家人郊游。在一村口菜地上,一留着两条长麻花辫的小村姑正在豆架上摘长豆,见了他们一家人,回眸笑了笑,魏何大概被这乡野风情和麻花辫熏晕了,也不管夫人就在身边刷手机,看着小村姑开口就是一句:“你笑起来真好看!”小村姑羞涩地低头浅笑,搞得有些手足脚乱了。

周日说好回老爸老妈那吃饭,家庭固定作业,周末小聚。餐桌上,看着老妈沧桑、慈祥的笑容,他动情地说:“妈妈,你笑起来真好看!”老妈嗔怪他一声:“傻儿看,我都多大年纪了?还好看?心血都被你们吸干了!”说完,还作势要拿筷子头点 he 额头,引来一家人哄堂大笑。